

让岁月留痕 让春节留声

——中原地产人士贺岁忆年

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”春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、亘古相传的盛大传统节日，承载着华夏儿女对欢乐、吉祥、美满、团圆等美好情愫的热切期待和热忱向往。过年，在人们的心灵深处珍藏和沉淀了太多的温馨回忆，那些关于“年”的情感与故事，虽然久远，却历久弥新。春节的脚步渐近，本报特别推出《让岁月留痕 让春节留声》专题策划，倾听中原地产人士关于过年的趣闻、记忆与感怀。



家宴抵万金

天明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 姜明



胡葆森(左一)和姜明一起包饺子

今冬多雪。每年到了下雪的时节，便会不自觉地认为离春节又近了一步。接到征稿邀约的第二日，我与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一起参加嵩山会的新年家宴活动。家宴上有包饺子比赛，我与胡葆森分在一组，三组之中，我们这组最后拔得头筹，他还夸我饺子包得不错！关于过年的记忆，如今在冰天雪地里想起来仍然印象深刻的，是和奶奶一起包饺子了。我包饺子的功力是奶奶一手培养出来的，在我五六岁时就掌握了这门技艺。买菜、择菜、剁馅儿、调馅儿，一整套流程我都熟稔于心；擀皮，我一次成形，薄厚均匀，又快又好；和面，我对自己有“盆光、面光、手光”的“三光”要求。

小时候家中清贫，父母远在焦作上班谋生，我和奶奶在信阳固始蒋集镇一起生活。我家前面就是医院，只有两家邻居。彼时普遍物质贫乏，我平日里常常吃不饱饭。那时总觉得日子过得很慢，漫长的一年中，最盼望的就是过年。因为过年可以吃饱饭，还有肉吃、有新衣服穿，可以见着亲人。

过了腊八，迎来寒假，我心心念念地希望时间能快快过去。好在年前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准备，备年货、炸丸子、打扫卫生、贴春联……忙忙碌碌中，也就到了年根儿。

我有很多个春节是和父母分离的，除夕夜也只好和奶奶两个人相守度过。记得有一天晚上，我和奶奶早就开始着手包饺子、备小菜。吃完饭收拾妥当，我们围炉烤火取暖，奶奶给我一点儿压岁钱，我就高兴大半天。随后，邻居会来串门拜年，大人们说话，小孩玩闹，跳动的炭火驱散着冬日的寒冷，热闹的笑声笑语也替代了我对父母的想念。

整个春节，从除夕夜的饺子到元宵节的灯笼，我总是希望时间可以拉长，可以留下更多的想念与记忆。

及至后来，时代变迁，岁月更改，生活越来越好，欢度春节的方式越来越多。我不再像儿时那样盼着过年，反而总觉得岁月如梭，一年又一年过得太快。

我们这代人，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，成长在改革开放的七八十年代，生活在衣食无忧的新时代。我们在不经意间见证着社会与时代的变迁，参与着人们生活习惯的更改，经历着春节欢度方式的演变。

时光辗转五十余载，时至今日，有些记忆虽已模糊不清，但小时候过年的情形还犹如昨日，历历在目。我始终明白，春节只有那么几天，我们对家人的爱却可以在每一刻，在寻常而又平凡的幸福之间。

心安是吾乡

奥伦达部落创始人、居易国际董事局主席 刘向阳



回不去的时光，回不去的心，过年成为了乡愁。从家乡出来，一晃十几年，很多时候我都在想，是什么让乡愁在当下变得如此冲击人心。

一番探究之后发现，在工业化、城市化的冲击下，一场历史巨变面对前所未有的文明大转型，传统的“乡里社会”形态转变成了陌生人的世界。

在现代工业文明的背景下，乡村和城市的分裂造成了现代创痛。人们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游弋徘徊，情感的纠葛从未停止。随着现代化、城市化的到来，那种聚族而居的生存方式、长期定居的生活中中断和消逝，很多人在这股浪潮中飘散四方。

而每年过年，“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，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”变成新时代的一种现象。如何留得住乡愁，也成为了一个时代话题。

每个人都有两个故乡，一个是生活过的家乡，一个是心灵的故乡。奥伦达部落这些年一直在做一件事儿，就是给每一个生活在小镇的人家的感觉，一个精神回归的乡村乐土，一种美好生活实践的属地。

这些年，很多春节我都在原乡度过，每年过年，小镇都会有很多居民，他们中有很多都已经回不去故乡，但是很多人告诉我，在这里，他们找到了那些久违的、惦念的乡愁。

开始我不理解，原乡用了13年精心打造的院子和圈子，很多人都从城里来乡里过年了，很多人过年即便回不去故乡，思乡的情结也会因为小镇生活淡化和消融吧，怎么会有乡愁呢？现在我明白了，他们说的乡愁是他们心中美好的回忆和乡土文化的情结。这种情结，在他们聚群过年时找到了“此心安处”。

奥伦达部落原乡春晚，已经连续举办8年。由乡民自创、自导、自演的晚会，在农历年来临之前就热闹上演了。这么多年从不间断，而且越办越好，从他们的表演中，很多人看到了幸福的模样。

除了原乡春晚，每年过年前几天，奥伦达部落原乡小镇会有很多书法家写对联，用他们的生活感悟表达生活的美好。除了自用，他们还把写好的对联送给邻居，大家一起享受新年的平安与祥和。浓浓的乡邻之情和满载祝福的热情让小镇充满了温暖。

最让人感动的是，在原乡的历年春节，除了西镇酒店会为乡民提前准备海鲜大餐年夜饭外，很多乡民还自发组织百家宴，一家一道拿手菜，汇集了八方美食。

林林总总，这些充满温度的年味儿是让人感动的，我想这就是未来小镇生活的模样，也终有一天，这样的小镇会成为人们生活的家乡，心灵的故乡。因为心之所系，再无彷徨。

团圆方为乐

新合鑫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志军



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农历戊戌年马上就要到了，朋友圈里又掀起一阵阵“时间都去哪儿了”的感慨，同时也在感叹现在过年的年味儿越来越淡了。

是啊，如今过年，对于不少人来说，似乎只是一个标志，如同千百个普通的日子，没有隆重的仪式感、兴奋劲儿，年味儿确实变得淡了点，很多人因此伤怀。我觉得伤怀倒不至于，每个时代的气息都是不同的，带给人的印记和回忆也是不同的，我们要面对，也要接受。

但即便如此，在我心底，还是很怀念小时候过年的种种场景。每每回忆起来，那种满满的期待、浓浓的热情、红红的喜庆气息仍能填满整个脑海，涌进心头，让人忍不住沉浸进去。

我是郑州高新区人，高新区在上世纪80年代还是一大片村落和麦田，社会物质还不丰富，一年中最大的诱惑就是过年，因为只有过年才能吃上几天鱼肉、白面、大米。大人们一进腊月就都喜气盈盈的，小孩子更是兴奋，每天掰着手指头倒数，盼着过年那天能早点到来。我记得，只要一进腊月，“好日子”就来了：各种零食开始出现在家里，母亲也会从腊月二十三那天开始，做各种好吃的，可以一直吃到正月十六；穿着方面，我小时候平时都穿旧衣服，只有过年、过节才能穿上新衣服，这就让孩子们盼望过年的心情更加强烈，等春节真正到来的那一刻就无比兴奋。

此外，春节期间还要“走亲戚”，不仅能够见到久别的亲戚，还能吃到各家做的不同风味的佳肴。向长辈们问候一声“过年好”，给老人们磕个头，还有压岁钱可以收。

我母亲常说：“过了十五过十六，过了十六照原旧。”意思是说，过了正月十六就要按原来的方式吃饭穿衣，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。对于孩子来说，一年中美好的生活如此短暂，所以才足以令人珍惜和向往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如今过春节，人们在那此起彼伏的鞭炮声、五颜六色的烟花里和精彩纷呈的春晚节目中寻找一些“年”的欢乐，“年”味儿在不知不觉中淡了很多，“年”的诱惑也少了些。人们在平时也能享用到过去过年时才有过的珍馐美味和盛装华服。但从这些变化中，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国家、人民经济的巨变，感受到我们的祖国一步步走向繁荣。

从我个人来说，不管年味儿的浓与淡，只要能在这时候与家人在一起，享受团圆带来的美好，就胜过一切。来吧，放轻松，准备过年吧！

天涯共年节

新枫华置业总裁 李燕



李燕和爱子在一起

中国人自古内敛含蓄，喜“借物抒情”——借月寄相思，借竹表气节。在我看来，节日的意义于我们中国人来讲，其实是一种借此让平日在四面八方奔忙的亲朋们聚在一起的理由。“年”，就更是如此了。中国人，以家为本，以聚而安。所以无论离多远，不管工作有多么繁忙，年，还是要与家人团聚。

家和亲人，是过年永恒不变的主题，也会在每个春节，衍生出新的风味、新的意境，赋予人们很多难以言表的光阴韵味。十年前的温哥华，长期定居于此的中国人还不算太多，没有满街的春节装饰，没有鞭炮声的此起彼伏，没有络绎不绝的拜年短信。少了一份热闹，多了一份简单的宁静，我们更多时候会邀约亲友，一起欢度除夕。五湖四海的好友带着老家风味的拿手料理，川菜、湘菜、粤菜、东北菜统统集齐，在一起和面、剁馅儿、包饺子，其乐融融，围聚一堂，宛如一家人般推杯换盏，吉祥话就着饺子和酒，暖暖地下肚。饭后聊着对乡情的眷恋，对故土的魂牵梦萦，对家园的念念不忘，虽然远在“异乡”，但因为有家、爱人至亲在身边，所以并没有觉得自己是“异客”，家人在，家就在！

过年是时光馈赠给我们最好的礼物。让我记忆犹新的一次年夜饭，是在儿子回国的前一年，他为我做的第一顿饭。他在加拿大读书十几年，很独立自主，课余时间是在一家餐厅打工，因为吃苦肯干，做到了主厨的级别。这次过年，他很晚才回来，拎着大包小包，进屋就直奔厨房，只是为了给我做一顿他拿手的料理。在等待期间，我百感交集，心疼与喜悦交织，可不经一番寒彻骨，哪得梅花扑鼻香。一阵香气打断思考，一盘精心烹饪的芝士焗生蚝出现在面前，毫无疑问，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美味的料理，这个年成为我最幸福的年，这顿饭也成为我日后和大家无数次分享的话题。

过年，于无形中成了一种纽带，让人们对生活、对光阴有着太多的铭心刻骨和念念不忘。年的记忆充斥着与家人一起创造的幸福和温暖。作为地产人，把这种优美的生活、美好人居方式带入中原，让中原同胞也能领略到更好的、国际化的生活享受，是我一生都要修习的功课。

(下转十二版)

